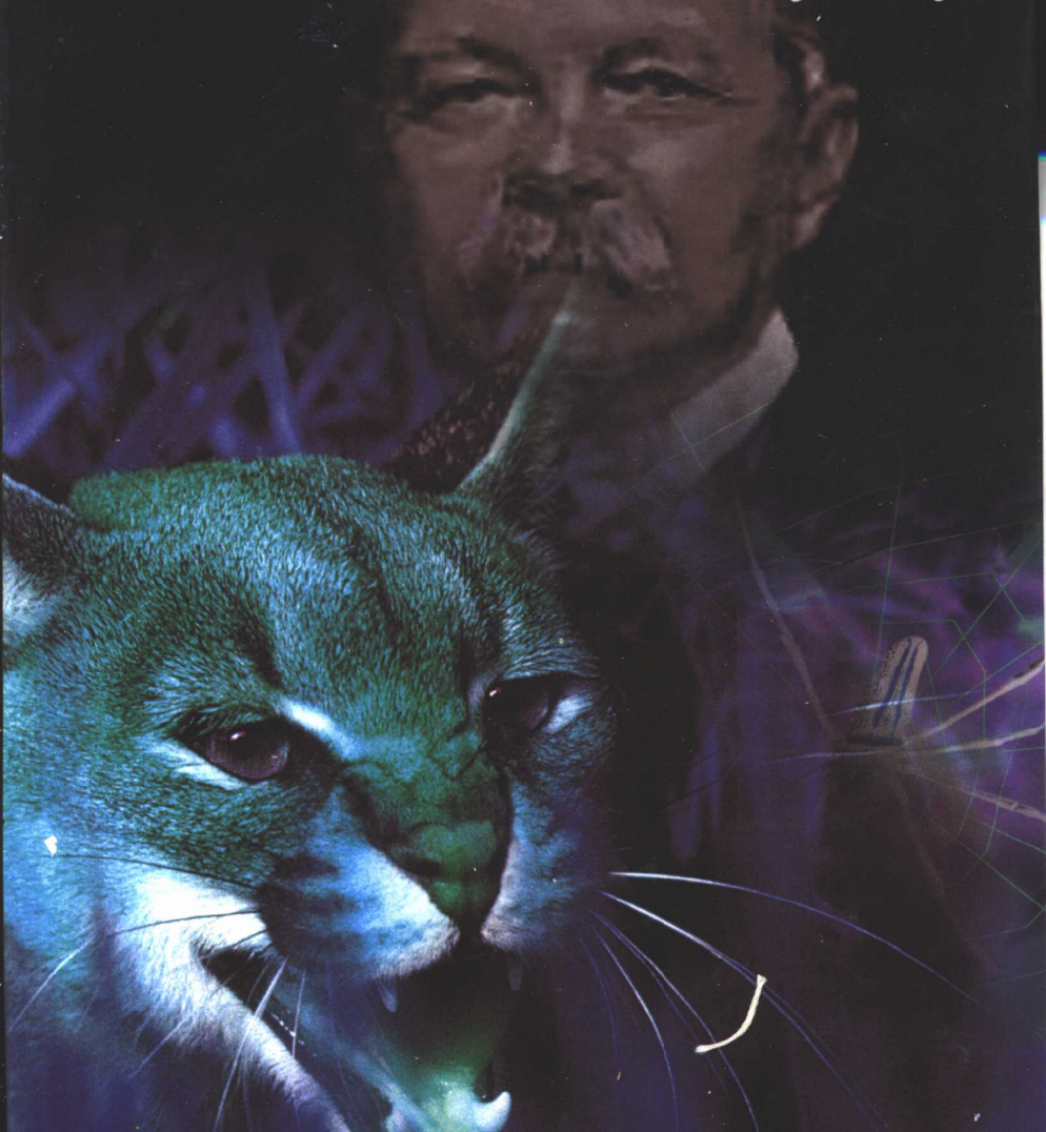


Arthur Conan Doyle

柯南 · 道尔

恐怖疑案故事集

Tales of Terror and Mystery



Arthur Conan Doyle

柯南·道尔

恐怖疑案故事集

Tales of Terror and Mystery



并非福尔摩斯 胜似福尔摩斯

英国著名作家柯南·道尔是位奇人，早年表现平平，32岁弃医从文，以创作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名震天下，而其成就远不止于此。本书收录的12个短篇小说是他的非福尔摩斯系列短篇精品的代表作，第一次译成汉语出版。它们从另一角度体现了作者极富想像力的创作风格，构思精巧，悬念迭出，语言精湛，耐人寻味。

首次译成汉语

ISBN 7-5059-4112-7



9 787505 941120 >

ISBN7-5059-4112-7/I · 3202

定价：15.00 元

Arthur Conan Doyle

柯南 · 道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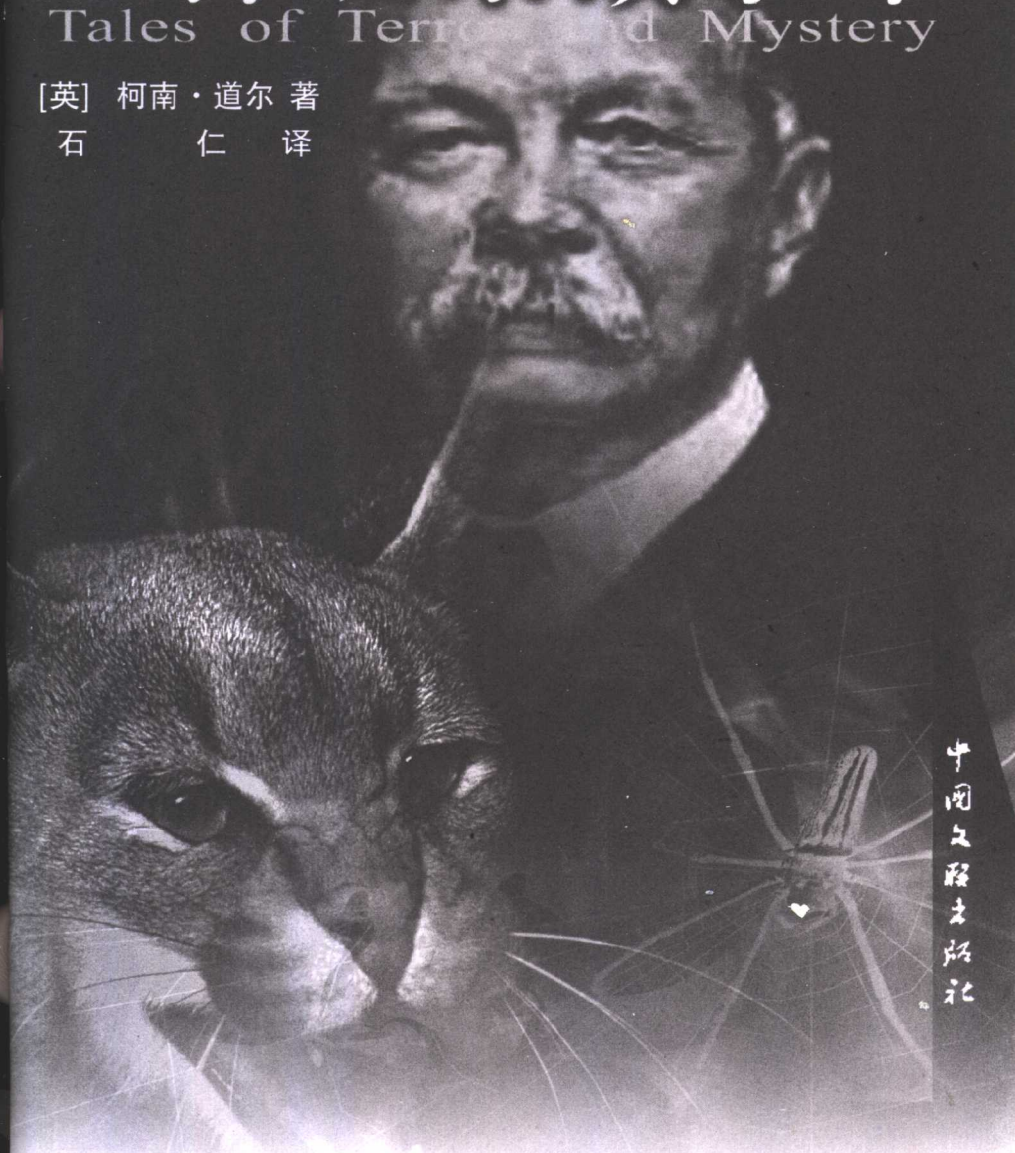
恐怖疑案故事集

Tales of Terror and Mystery

[英] 柯南 · 道尔 著

石 仁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柯南·道尔恐怖疑案故事集/[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石仁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59-4112-7

I. 柯... II. ①柯... ②石...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848 号

书 名	柯南·道尔恐怖疑案故事集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译 者	石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章扬恕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媛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44 千字
印 张	8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112-7/I·3202
定 价	1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恐怖篇

- 高空惊魂 / 3
- 皮漏斗之谜 / 23
- 地下墓穴 / 39
- 桑诺克思夫人疑案 / 57
- 蓝约翰的恐惧 / 71
- 巴西大猫 / 93

疑案篇

- 失踪快车 / 121
- 甲虫专家 / 143
- 神秘的男人 / 164
- 日本漆盒 / 185
- 黑医生 / 201
- 犹太胸牌 / 223

- 译后记 / 249

恐怖篇

高空惊魂

“乔依斯-阿姆斯特朗残本”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故事，有些人曾认为它不过是某位无名氏因幽默感变态而精心策划的恶作剧，不过现在，凡是亲身调查过此事的人都不这样想了。最富于恐怖想像力的作者在把自己的恐怖想像与无可置疑的悲惨事实掺和起来的时候，都会犹豫不决。尽管那些描写令人震惊，甚至怪诞异常，但普通读者还是信以为真，并认为自己的头脑应该适应新的情况。我们这个世界似乎被分成两个部分，一边是靠不住的安全，另一边是意想不到的危险。在这篇故事里，我将重现原始文献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有点残缺不全的片段，同时努力把全部最新的调查结果摆在读者面前。我要借这段开场白说一句：如果有人怀疑乔依斯-阿姆斯特朗的故事，那么他决不能怀疑R·N·莫特爾中尉和哈依·康諾爾先生所遭遇的事情，他俩最后的命运正如本篇所述。

乔依斯-阿姆斯特朗残本是在田里发现的,那地方叫“下黑科克”,位于肯特郡和萨西克斯郡交界处,往东一英里是维西汉姆村。那里有个农夫,名叫詹姆斯·弗林,受雇于维西汉姆村的乔恩垂农场的主人马修·道德。去年9月15日,他在下黑科克围篱边的小路旁发现了一支白石楠烟斗,几步开外,他又捡到一副破碎的双筒望远镜,最后,在沟里的荨麻丛中看见一个帆布面的本子,那是个活页簿,有些页脱落了,在篱笆下随风飘动。他把这些散页收集起来,可是还有一些,包括开头,再也没能找到,使这极端重要的部分成为永久的遗缺。农夫把活页簿交给主人,农场主又把它拿给哈特菲尔德的J·H·阿瑟顿博士。这位先生立即看出,有必要让专家仔细过目,于是手稿送到伦敦的飞行俱乐部,在那儿一直放到现在。

手稿的前两页遗失了,最后一页也不见了,不过这并不影响故事整体的连贯性。据推测,失落的开头可能提到乔依斯·阿姆斯特朗作为飞行员的资格证明——他被公认为英国最优秀的飞行员,而那些资料不难从其他途径搞到。多年来,他被视为最勇敢、最聪明的飞行员,两种品质兼备的结果是,一方面他发明了几种新设备,另一方面又能亲身进行实验。新设备中包括一种回转仪的附加装置,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手稿绝大部分用钢笔书写,字迹清晰,可是最后几行却是铅笔字,而且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很可能是在飞行过程中在驾驶座上匆忙写就的。应该补充一点,最

后一页和封面上有几处污渍，内政部的专家宣称那是血迹，肯定是哺乳动物的血，很可能是人血。血迹中含有类似疟疾病原虫的成分，而乔依斯-阿姆斯特朗曾患间歇热，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侦探不难得出合理的结论。

现在谈谈这篇划时代作品的作者的个人性格。对乔依斯-阿姆斯特朗确实有些了解的几个朋友说，他是机械师、发明家，同时也是诗人和梦想家。他相当有钱，大部分都耗费在航空这一业余爱好上了。他拥有四架私人飞机，停放在戴维兹附近他的机库里。去年一年，他至少升空 170 次。他性格内向、孤僻，有点古怪，不喜欢与朋友来往。丹格菲尔德上尉比别人更了解他，说他的乖僻有时很严重，甚至出了圈，譬如他有个习惯，上飞机时总要带一支霰弹枪。

另一个例子是莫特爾中尉的墜落对他的不良影响。莫特爾企图打破升空高度记录，结果从 3 万多英尺高空墜落。说来令人不寒而栗，他的脑袋彻底失踪了，躯干和四肢还保留着原来的形状。据丹格菲尔德说，每次飞行员聚会，乔依斯-阿姆斯特朗都会带着困惑的微笑问：“请告诉我，莫特爾的脑袋究竟在哪儿？”

还有一次，在索尔斯伯里平原的航空学校举办的聚餐会上，他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飞行员不得不面临的最经常的危险是什么。有人说是气涡，有人说是机械故障，有人说是转弯时过度倾斜，他听了只是耸耸肩，拒不讲出自己的观点。不过，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观点与众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本人彻底失踪之后,人们发现他的私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这可能表明他对灾难有种强烈的预感。做过这些必要的解释之后,现在我把故事的原本展现在读者面前,就从沾有血迹的活页簿的第三页开始。

“然而,当我在莱姆餐厅与科塞利和古斯塔夫·雷蒙德就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俩都不知道在空中更高处存在着特殊的危险。我并没有完全讲出我的想法,但已非常接近了,如果他们有一点点同感,也不至于说不出来。可那两个无聊而自负的家伙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看到他们愚蠢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这也难怪,他俩达到的高度极少超过2万英尺,真令人喷饭。当然,乘坐气球或登山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飞机只有超过这一高度才进入危险地带——假如我的预感是准确的。

“从飞机问世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一危险到现在才被发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小引擎时代,一百马力的格诺姆或格林就足以应付全部需要了,飞行极受限制。而现在,三百马力的引擎已被广泛使用,到高层空间遨游已经容易了,也不罕见了。有些人可能还记得,我们年轻时,加罗斯^①因为达到19000英尺高度而赢得世界声誉,飞越阿尔卑斯山也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① 加罗斯,1888-1918,法国飞行家。——译注

如今,我们的标准已经大大提高了,升空次数是当年的 20 倍,其中大多数平安无事。3 万英尺高度一次又一次达到,而且除了寒冷和哮喘并无其他不适。这证明了什么呢?如有星外来客光临地球,一千次中他也许没有一次看见老虎。然而老虎存在着,如果他碰巧走进丛林,也许就被老虎吞食了。高空也存在丛林,那里还有比老虎更可怕的东西。我相信有一天人们会在航空图上将它们准确标示出来。此时我能说出其中两处。一处法国的波城到比亚利兹^①一带的上空,另一处就在我的头顶上方,也就是威尔特郡我的住宅的上空。我觉得还有第三处,那就是德国的洪堡-威斯巴登地区的上空。

“我的疑虑是从那些飞行员失踪开始的。大家都说,他们掉到海里了,但这个说法丝毫不能令我满意。最初是法国的维利耶。他的飞机在贝庸^②附近被人发现,但没人看见他的尸体。接着是巴克斯特,他失踪了,而他的飞机的引擎和部分金属设备在列斯特郡的树林里找到了。当时,阿美斯伯里的一名医生,米德尔顿,正在用望远镜观看他飞行,据医生说,就在云彩挡住视线之前,他看见飞机在极高的天空中突然垂直上升,一连做了几个急拉动作,而那种动作的样子非常奇特,他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做出的。那是最

① 波城:法国西南部城市;比亚利兹:法国西部娱乐城。——译注

② 贝庸:法国西南一海港。——译注

后一次有人看见巴克斯特。报纸上刊登过寻人启事,但毫无结果。以后又发生过几次类似事件,然后就是哈依·康诺尔之死。空中的未解之谜引来多少纷纷纭纭的议论,半个便士一份的廉价小报登载了多少莫衷一是的文章,可是能够洞察底蕴的说法又何尝出现过呢!他在难以知晓的高度做了一个超远距离滑翔,一直没离开飞机,结果死在飞行员的坐椅上了。死于什么?‘心脏病,’医生这样说。胡说八道!哈依·康诺尔的心脏一点不比我的差。维纳伯尔是康诺尔临死前待在他身边惟一的人。他说康诺尔浑身颤抖,那模样就像受到了极度的惊吓。‘死于恐惧,’维纳伯尔说,但无法想像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那样。死前,他对维纳伯尔只讲了一个词,听起来像‘怪呀’。验尸的时候,人们没有发现任何怪异情况。可是我也许能从中悟出点东西。怪物!那才是可怜的哈依·康诺尔的临终话语。维纳伯尔说对了,他的确死于恐惧。

“接下来就是莫特尔的脑袋了。你真的相信,仅凭高空坠落的力量,脑袋会完完全全戳进躯干?也许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我决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莫特尔身上。而且他的衣服上还有油渍,验尸的时候有人说过:‘全是油,黏糊糊的。’奇怪的是,这时依然没人想到点什么!我想到了,不过我已经想了好久了。为此,我做过三次攀升——丹格菲尔德还嘲笑我携带霰弹枪——可还是不够高。现在有了新的保尔·威罗纳发动机,明天我就能轻松攀上3万英尺。我

将打破纪录,说不定还能有点发现。当然,这很危险。如果谁想避免危险,最好的办法是彻底放弃飞行,穿上法兰绒拖鞋和睡袍,安安稳稳待在家里。不过我可要到高空莽林走一遭,就在明天,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我很快就会知道了。如果我平安返回,就会发现自己多少成了个名人。万一回不来,这本活页簿可以解释我的意图是什么,我是怎样丧失生命的。请相信,其中决没有半句关于事故或神秘事件的胡言乱语。

“我选中了保尔·威罗纳单翼飞机。要做高难动作,非用单翼飞机不可。波蒙特早就发现这一点了。它不怕潮湿——看天气,我们得一直待在云中。这是种漂亮的小型飞机,就像温顺的小马一样任我摆布。引擎是十汽缸轮转式发动机,时速可达 175 英里。最新的技术改进样样不缺——封闭式机身、弯曲的起落橇、制动器、回转稳定器,还有三种速度,由飞机的飞行角度自动调节。我带了一支霰弹枪,满满 12 盒大型铅弹。我让老机械师柏金斯把枪弹放到飞机上,你们真该看看当时他那张脸!我的衣着简直像北极探险家,厚厚的外套,两件厚绒衣,厚袜子,加垫的皮靴,带护耳的风雪帽,还有一副防风眼镜。机库外面闷得令人窒息,可我要去的高度相当于喜马拉雅山顶峰,不得不多穿些。柏金斯知道今天有好戏看,求我带他一起上天。如果我用的是双翼飞机,也许应该带上他,可单翼飞机,如果你打算平安返回,最好一个人玩。当然,我带上了氧气袋,否

则等到打破了升高纪录,不被冻僵也得憋死了。

“上机前,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包括方向杆和拉升杆,一切正常,然后发动引擎,感觉它运转得十分美妙。下面的人松开手的一瞬间,飞机就以最低速度拔地而起了。我在住家上空盘旋了两圈,为的是让发动机热起来,随后我朝柏金斯他们挥了挥手,让飞机平飞,速度加到最快。它像燕子一样在低空飞掠了十来英里,然后我把机头微微拉起,它开始做巨大的盘旋,同时向高空的云团攀升。最重要的是上升速度要慢,以便逐步适应上升带来的压力。

“在英国的九月,这天的天气算是闷热的,弥漫着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和凝重。西南方向不时袭来突发的阵阵劲风,有一次让我猝不及防,飞机都被掀得转了向。在过去,这种强阵风,还有旋风和气洞,曾经是危险的东西——不过那时我们还不会制造马力强大的发动机。我到达云团时,高度仪显示着三千英尺,也就在这时,下雨了。天哪,真是倾盆大雨!雨点像敲鼓一样敲击着机翼,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脸,眼镜上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我把速度放慢,以减轻扑面而来的雨点的打击。升到更高处时,雨滴变成了冰雹,我只好把机尾调过来迎着冰雹。一个汽缸停止运转了,也许是火花塞脏了吧,不过我仍旧在稳定地攀升。过了一会儿,原因不明的故障自动解除了,我听见十个汽缸在齐声合唱,音色丰满、低沉。那是我们现代化的消音器的美妙功能。我们终于能用耳朵判断引擎了。发生故障时它

们会发出多么难听的吱吱声、嘎嘎声，还有啜泣般的呜呜声！过去，所有这些求救似的呼喊都被发动机的轰鸣吞没了。若是早期的飞行员们能回来领略一番现代机械所具备的完美品质，也就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所换取的一切，该多好呀！

“大约九点三十分，我靠近云层。下方，透过蒙蒙的迷雾，正是广阔的索尔斯伯里平原。五六架飞机在一千英尺高度做着拙劣的飞行练习，衬着绿色的背景，就像黑色的小燕子一样。他们一定纳闷，我在高高的云间仙境做什么。忽然，一团灰色的幕布般的云雾从我身下袭来，顿时我的脸蒙上一层湿乎乎的水汽，又冷又黏，很难受。不过我已经在冰雹风暴的上方了，这总算一种安慰吧。云团又黑又密，和伦敦的雾差不多。我急于摆脱它，便拉起机头向上冲，直到自动报警器鸣叫起来，而且飞机确实在向后滑去。湿淋淋的机翼比我想像的还要沉重，好在此刻我已经穿行在薄一些的云层中了。不一会儿就越过了第一层。接下来是第二层，乳白色羊毛状的云层，在我上方很高的地方，仿佛一块完整的白色天花板，而下方是一块完整的黑色地板，单翼飞机就在其间沿着巨大的螺旋线逐渐攀升。在这些云层之中真是孤独寂寞。几只了不起的小水鸟从我身边掠过，向西边飞去。它们的翅膀发出飕飕的声音，还有它们欢快的鸣叫，听上去都像音乐般悦耳。我想，它们可能是水鸭，不过我的动物学知识少得可怜。既然人类已经像鸟一样会飞

了，我们实在应该懂得辨认这些会飞的弟兄们。

“下方的风打着旋，搅动着云团，造成了巨大的旋涡，水汽的旋涡，透过这团旋涡我看见下面遥远的世界。一架白色的大型双翼飞机正在远远的下方飞行，我估计那是来往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之间的早班邮递专机。随后，旋涡再次将云团聚拢，极度的孤独再次降临。

“十点钟刚过，我触到上方云层的下端。那是透明的水汽，正轻快地由西向东飘荡。这段时间，风力一直在逐渐加大，现在已经成了强微风，我的仪表显示，风速达到每小时二十八英里。虽然我的高度仪显示仅九千英尺，空气已经相当寒冷了。引擎运行得十分漂亮，我们在嗡嗡声中稳稳地向上攀升。云层比我预计的要厚，但最终它在我面前成了薄薄的金色薄雾，紧接着，我把它也穿越了，眼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和金光灿灿的太阳。上面是湛蓝和金黄，下面是银光闪烁，我的视野中一片辉煌。此时是十点一刻，气压计的指针显示的高度是一万二千八百英尺。向上，我在继续向上，我的耳朵倾听着发动机低沉的声音，我的眼睛不停地观察——旋转指示仪、油门、油泵。难怪飞行员被视为最无畏的人，需要关注的情况那么多，哪还有工夫为自己担心呢。这时，我发现，在远离地球的高空，罗盘是多么靠不住。在一万五千英尺高度，我的罗盘一会儿指向东，一会儿指南。太阳和风给我指出了真实的方位。

“我本来希望在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时会得到绝对的宁